

一剑隨身，飄然四野。求有正邪，道則一也。

海外篇

DAOZHE
WUXIN
HAIWAIPIAN

燕垒生

作品

YANLEISHENG
WORKS

道者无心

DAOZHEWUXIN
HAIWAIPIAN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道者无心

燕垒生 作品

海外篇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道者无心. 海外篇 / 燕垒生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2018.5重印)

ISBN 978-7-5306-7362-1

I. ①道… II. ①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7877号

选题策划:唐 嵩 责任编辑:唐 嵩 唐冠群

版式设计:郭亚红 装帧设计:阿鬼设计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344千字

印张:12.625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39.00元

海外篇
道者无心
〔目录〕

踏海之卷

001

蹈火之卷

084

破石之卷

178

征天之卷

273

后 记

386

踏海之卷

一 海盗船

一只海鸥掠过船帆，发出一声长鸣。正是顺风，船帆受风甚饱，船行极速，船尾也拖出一条长长的白浪，不时可以看到追着船尾的海鱼跃起。

桑九三拎起一支钓竿。长长的钓线上，正有一条上钩的大鱼在挣扎，将钓竿挣得如同一张弯弓一般。桑九三生怕钓竿会被这条鱼挣断了，忙抓过一个网兜来将那鱼兜住。这鱼有人的手臂那般长，肥肥大大的甚是沉重，但桑九三肌肉虬结，用的虽是单臂，仍然行有余力。提上甲板后那鱼还在乱跳，桑九三一把扼住了鱼的腮盖，那条鱼虽然拼命挣扎，但桑九三的手指直如铁铸，后三指扼住腮盖后，食指和拇指捏住了鱼嘴，轻轻巧巧从鱼嘴上取下鱼钩，将鱼放在一边。

这艘蓬莱号从刺桐出发,已经有月余了,给养吃得也已差不多,现在每天都要捕些鱼来补充。大元海运甚是发达,福船更是天下之冠,最大的可以承载六十万斤货物。这艘蓬莱号不算最大,也能装载十万余斤的货物。这一趟从刺桐港出发,满载了丝绸瓷器,将要抵达俱蓝国。俱蓝也称故临、没来、小葛兰,即是今日印度的奎隆。当时印度半岛南端有两大王国,东为马八儿,西为俱蓝。马八儿即是潘底亚国,俱蓝则是喀拉拉邦的重要港口城市。这两国都甚是富庶,《元史·马八儿传》有谓:“海外诸番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至元十七年、十九年,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两次出使俱蓝,后来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秃古铁木儿也曾多次出使。俱蓝位于海路要冲,商船抵达俱蓝后,货物能有数倍之利,因此东西客商往来络绎不绝。

桑九三是个老水手,这一趟海路也已走了五六次,走得都已熟了。听得海鸥叫声,他抬头看看天,叫道:“小汪,快下了主帆!”

小汪是个新来的水手,是江西人。江西人当水手的不多,不过小汪身体灵便,爬上窜下甚是灵活,虽然上船时日未久,却已经很熟练了。听得桑九三的叫声,小汪答应一声,解开主帆缆绳,将帆放下了,过来道:“九三哥,现在正是顺风,为什么要解缆?”

桑九三看着天,道:“这天色有些不对,风越来越大。等一会儿起了风暴,再解帆就来不及了。”

小汪吓了一跳,道:“要起风了?”

桑九三道:“是。你和几个弟兄一块儿下舱看看,把货物捆紧点。”

丝绸不怕撞,不过瓷器可是撞不得的,不然半船货撞个稀烂,这一趟出海实在血本无归。小汪答应一声,正待下去,这时从舱中又钻出两个人来,一个正是蓬莱号船主陈裕。陈裕见甲板上乱糟糟一片,叫道:“九三,出什么事了?”

桑九三道:“耘公,要起大风了。”

陈裕虽是商贩,少日却是业儒,应试不第,这才弃儒从商。儒是弃了,却一直不改儒士打扮。因为他表字耘甫,便一直让手下人称自

己为耘公,也算是沾染一点文人雅习。只是叫这个名字的净是些五大三粗的水手,实在不像少年时与同窗砚友结诗社时称呼这名字的样子。

陈赉闻言,抬头看了看天,道:“要起风了么?小汪,叫几个人与我下舱看看货物。”他扭头对边上那人道:“莎琳娜小姐,请放心,无心道长没什么大碍。我要下舱看看,先失陪了。”

与他说话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女。元时色目人遍及天下,陈赉走南闯北见得多了,也并不奇怪。只是与莎琳娜一同登船的,居然是个道号无心的小道士,不免有些怪诞。不过陈赉也没心思多管这些,这两人说要随船到俱蓝国去,给的船钱不少,对他来说,自然来的都是客,不能怠慢了。这莎琳娜似乎已坐惯了船,只是那个无心道长出海时还精神甚好,等过了伶仃洋,风浪大作,便吐了个翻江倒海。陈赉先前见那道士身体灵便,知道道士习武居多,也没想到他会如此不济。本以为过了几日习惯了便好,哪知这两天无心越吐越狠,简直苦胆都要吐得破了,吐得厉害,中气却是不衰,不时放出狠话,说这船是黑船,万一自己病重不起,“三清在上”,定要叫满船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海上客人暴病身亡,虽是常事,但这话总不好对那无心道长说,陈赉也略通医术,给无心搭了搭脉,觉得脉象还算平和,问了缘由,方知是因为前几天无心便晕船没胃口,昨天好一些,嘴里淡出鸟来,正好上了烤海鱼肉,狠命吃了一顿。陈赉在海上行走时间不短,知道晕船后要饮食清淡,昨天的烤鱼肉十分肥嫩,滋味虽好,但一旦吃得多了,晕船反倒厉害。知道病因,他便让厨中给无心煎了一服药,无心吃下后已好了许多,见莎琳娜仍有些不放心的,便好生解释了一番。

莎琳娜道:“陈先生,谢谢你了。”无心先前说得嘴响,说要护送自己回佛罗伦萨,只是现在好像倒了过来,无心反倒成了自己护送的人。

她回到舱中,轻声道:“无心,你好点没有?”

无心头上搭了一块汗巾,正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道:“莎姑娘,

我浑身都不得劲，痛得要命。”

莎琳娜虽然听陈拾说无心没有大碍，但见他这副样子，还是大为担心，道：“还很难受么？陈船主说你是吃多了鱼肉，这才反复的，本来你都不会晕船了。”

无心撇撇嘴，道：“别听他胡说，我吃得很少。”肚里却一阵慌乱，心道：“他看到我吃得多了？别要加我的饭钱吧。不成，我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那些饭钱他也没退给我！”昨天狂吃一顿，一是烤鱼滋味实在上佳，二是前些天晕船，一直没吃什么东西，当初上船时伙食费一同算进去的，每天足足有一百二十文。无心算来算去，只觉太亏了。他出道以来，向来不做亏本买卖，偏生这回一亏到底，几天里亏了好几百文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这才狠命大吃一顿，准备把这几天连本带利吃回来。哪知翻天覆地地一顿狂吐，不但昨天吃下去的一百二十文吐了出来，只怕连同前几天的两三百文也吐了个干净。

莎琳娜在他背上敲了两下，道：“现在好受些了吗？”

无心只觉莎琳娜的小拳头其软如绵，大为受用，闭上眼道：“不成，好像酸痛得更厉害了，你给我揉揉吧，哎唷。”

莎琳娜听他的声音越来越无力，只道他真个有气无力，哪知给无心揉了两下肩头，见他嘴角浮起笑意，嘴里还喃喃道：“哎唷，越来越难受了，给我胸口也揉揉。”不觉着恼，在他耳朵上重重一拧。

无心冷不丁被她拧了一下，猛地坐起，呼痛道：“莎姑娘，揉错了揉错了！”睁开眼，却见莎琳娜面色不善，吓了一跳，道：“莎姑娘，你别生气啊，我真的很难受。”

莎琳娜见他坐起来时哪有半分有气无力的样子，怒道：“现在还难不难受？不好我再来拧那边。”

无心见她着恼，忙赔笑道：“莎姑娘，你真是圣手神医，远超罗天益，近比朱丹溪！手到病除啊。”罗天益乃是元初名医，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名医李杲弟子，后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医术还在李杲之上。朱丹溪名震亨，更有“一代医宗”之称，关于他们治病救人故事有不少，无心小时便听过许多。莎琳娜也不知罗天益和朱丹溪是什

么人，诧异道：“那是谁？”

无心涎着脸道：“罗天益和朱丹溪呐，那都是郎中，医术高明，号称‘药到病除’。我看莎姑娘你一定比他们强得多，他们还要用药，莎姑娘你的手一到，贫道的病就爽然若失，什么都好了。有分教：莎姑娘玉手疗沉痾，小道士有心诉衷情……”

他絮絮叨叨地还要说什么，外面忽然有人叫道：“海盗！”

这人叫得甚是凄惨，无心吓了一跳，一掀被子，从床上跳了起来，道：“莎姑娘，你快回房去！”他顿了顿，道：“要不，今天就睡这儿吧……”

上船时，无心本来想以节约为名，只要一间座舱，但莎琳娜却要了两间。此事无心一直耿耿于怀，引以为憾，现在有了这机会，这句话一直想说的话登时出了口。但莎琳娜却像根本没听到，皱起眉头道：“又有海盗了，不知陈先生斗不斗得过他们。”

无心道：“海盗很多么？”

“听说单马锡到满刺加这一带海盗很多。”

这时外面已经一片吵闹，当中还夹杂着兵器碰撞之声。无心呆了呆，小声道：“真是海盗么？不要这船上就是海盗吧。莎姑娘，你在这里等着，把门闩好，我出去看看。”

当初四处奔走，无心也遇到过不少剪径的强人，只是那些强盗碰到他都算是倒足了八辈子霉，除了真个太穷才铤而走险的，别的想来劫他，反倒被无心劫走身边财物。现在虽然在海上，但海盗强盗，一笔写不出两个盗字，都没放在无心里。

莎琳娜见他要出去，急道：“你现在身体不要紧么？”

无心听得莎琳娜关心他，骨头都要酥了，笑咪咪地道：“不要紧的。莎姑娘，你闩好门啊，别让人进来。”

他走出舱门，上了甲板。这儿是船主与重要客户住的地方，都是一间个小单间，也还干净。一上甲板，便觉一阵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船上的水手正在忙忙碌碌地张起布幕，看去却不见有海盗。无心怔了怔，心道：“别真遇到黑船了吧。”他见边上有个人走过，忙

道：“这位大哥……”

那人站定了，道：“道长，别叫我大哥，叫我小汪便是。”

这小汪年纪与无心也差不多。无心忙改口道：“小哥，海盗在哪里？”

小汪道：“眼下还看不到，不过马上就要过龙牙门了。”

无心一怔，道：“龙牙门有海盗么？”

小汪道：“是啊。我大伯当初过这里，几乎是硬打过去的。听他说这儿海盗出没不定，多半聚集在龙牙门。过龙牙门，十趟有九趟要打一场。”他指了指前方，道：“那边就是龙牙门。我大伯说，那是两块高达两丈的礁石，相交若龙牙，是去单马锡的要道。这地方海盗聚集，没想到过了这十几年还是这样。”

无心顺着他的手看去，现在风有点大了，海面上波浪一个个涌过来，定睛看去，在浪涛中看到正有两块礁石。这两块礁石样子很有点古怪，样子居然一模一样，一左一右，正如两颗巨牙。无心怔了怔，道：“还真有这种怪事。”

小汪道：“海上怪事多着呢，道长，你还是回舱去吧，海盗可凶得紧。”他还待说什么，边上有个水手喝道：“小汪，快过来帮个手。”

小汪答应一声，走了过去。那水手正在将一幅布幕张起来，把边角绑在船舷上。这布幕很厚实，张起来后将船的两边都遮住了，底下则留出一道三尺许的缝隙。那个水手抓住一根绳子头，这绳子短了点，要去再找一根来接接长。小汪从他手中接过绳子，哪知这绳子是浸过桐油的，又沾了些海水，很不好抓。而布幕张得很紧，绳子上吃力甚大，小汪见那水手抓着绳子行若无事，只道没多少劲儿，哪知自己刚接过绳子，却觉掌心一阵火烫，那绳子竟然一下从他手中滑了出去。他大惊失色，手脚却快，猛地欠身出去一把抓住。只是抓虽抓住了，却不料劲头大得异乎寻常，他竟然被这绳子带得甩了出去。蓬莱号是艘大船，现在风浪又大，这一摔下海去，只怕要凶多吉少，他吓得怪叫起来。边上那水手正低头去捡一根合用的绳子，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正待冲上前去，却觉眼前一花，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一把

抓住了小汪的双肩，硬生生将他拖了回来。

救了小汪一命的正是无心。小汪被拖了回来，已是吓得面如土色，那水手骂道：“小汪，你真是没用。要不是这位道爷，你非摔下海去喂鱼不可。”掉进海里还不算什么，只是现在风浪大，船身一直在摇晃，要是运气糟一点，脑袋在船身上一撞，那就一下沉了底了，便是旁人相救也来不及。这水手看着无心，心道：“这小道士还真看不出来，力气倒不小。”

小汪也知道自己方才实是死里逃生，双手紧紧抓着那绳子不敢放手，没口子地向无心道谢。无心没说什么，只是道：“小哥，张这布幕做什么？不怕他们放火么？”这布幕刷过一层桐油，可以防水，可是一碰火的话就会着，他着实有些担心。

因为无心方才救了小汪一命，那水手对他印象也着实不错，在一边道：“道长，你有所不知，龙牙门一带的海盗极为猖獗，多用箭矢，凡是打这儿过，手底下都得有几分真材实料才行。把布幕张起来，海盗的箭矢就伤不了人。至于放火嘛，海盗是为求财，不为寻仇，他们若是放火，哪里还能有什么好处？道长，甲板上危险得很，还是先下去吧，放心好了，这一趟我们走过好几回了，那些海盗见我们有备而来，便不敢动手。”

无心点点头，道：“这倒也是。”他见那些水手忙忙碌碌，自己也帮不了手，便转身进了舱。这些天莎琳娜一直在教他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无心知道这次是要去拜会老丈人，万万不可怠慢，若是连话都听不懂，那可不成，所以学得很是刻苦。他记性不错，何况平时背那些拗口的咒语都惯了，原本拉丁语比意大利语要难学得多，他的拉丁语倒已学成个半吊子，只是意大利语却说得掉头翻身，连莎琳娜都不太听得懂，抽空便找莎琳娜恶补一番。既然海盗不足为虑，那就不必多管了，再去学几句意大利语再说。

在舱中学了一阵，莎琳娜正教到拜见长辈时该说的客套话时，船忽地一震，案头的茶壶也叮当乱响。船上原本不太平稳，案上挖了个小洞，茶壶正好嵌在里面，倒不曾歪倒。莎琳娜身子一晃，无心一

把扶住她，道：“莎姑娘，小心了。”

莎琳娜脸微微一红，道：“不要紧。”她看了看舱门，无心在一边赔笑道：“没事，那船家说了，海盗见有备而来，不会动手……”

他话未说完，船忽地又是一震。这一下连无心也站立不定，猛地向前摔去，案上的茶壶更是直飞出去。他身手灵便，双腿一蹬，一个千斤坠已稳稳站立于地，双手一伸，右手揽住莎琳娜，左手一把抓住茶壶。

连着震了两下，傻子都知道情形不妙。莎琳娜皱了皱眉，道：“是海盗杀来了？”

茶壶甚烫，无心将壶放在那小洞里，道：“莎姑娘，放心，贫道出去看看，定叫他有来无回。”

莎琳娜知道无心的本事，倒不担心，只是摸出一支火铳道：“你把这马达发拿去吧。”

所谓马达发，便是大食人所用的火铳。莎琳娜的祖父曾参加十字军东征，从大食得到此物，回来后聚集族中能手改进，制成此物，可以用燧石击发。虽然一次只能一发，但威力非同小可。无心本待不要，但见莎琳娜眼中全是关切之意，心中一暖，心道：“这世上，大概只有莎姑娘是真心对我好的。”他出身龙虎山正一道嫡派，却因为种种原因被逐出师门，迫不得已才离家远遁。在船上虽然一直嬉皮笑脸，心中其实极是凄苦。听得莎琳娜温言以待，险些要落下泪来。他接过火铳往怀里一揣，道：“放心吧，有分教：小道长大展神威，泼毛贼屁滚尿流！”说着，推开门走了出去，却又回过头来道：“莎姑娘，你拴好了门啊。”

上了甲板，却见那些水手全都靠在了右舷边，船尾倒有不少。他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一眼正见陈赍和几个水手走过来。他迎上去道：“耘公，出什么事了？”

陈赍一张脸已涨得通红，全然没有方才那种镇定，见无心过来，急道：“道长，你怎么上来了？船上危险得紧，海贼攻来了！”

无心诧道：“不是说海贼见我们有备而来，不敢动手的么？”

陈赉抹了把额头的汗，道：“这伙海贼非比寻常，也不知使了个什么办法，竟然阻住我们去路。”

无心一怔，抢到船边从布幕下看去。却见二三十丈远有十余艘船，散散地挡在前面。他道：“耘公，难道海贼不怕撞么？”

海贼的船比蓬莱号都要小得多，最大的一艘也只比得上蓬莱号的三分之一。蓬莱号虽然不是战船，但船头也有冲角，此时顺风顺水，若是直冲过去，那些海贼定然被撞个落花流水。陈赉也走到船边，道：“他们自然怕撞，只是不知他们使了个什么法术，竟然让我们动弹不得。”他原来也打定主意，若是海贼挡道，便直冲过去。那些海贼见船只不敌，对方又早有准备，定然不敢直攫其锋。谁知蓬莱号竟如钉在了水面上一样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海贼们渐渐靠拢。若是接舷战硬拼的话，又多半斗不过海盗。陈赉惯走海路，本来觉得这一趟有惊无险，做梦也想不到会出这等岔子。

正在这里，船边的水手忽然发一声喊，陈赉也顾不得和无心搭话，抢上前去。水波动处，钻出了一个身穿鱼皮水靠，嘴里咬着把短刀的人来。

二 法不空施

那人正是桑九三。桑九三是老水手了，水性出众，蓬莱号动弹不得，他知道船底定然有什么古怪，当即入水看个究竟。他湿淋淋地钻出水面，船上的水手已放下缆绳将他吊上来。一上甲板，他从嘴里摘下短刀，不住地喘息。

陈赉上前道：“九三，是不是海藻缠住船底了？”

桑九三大大地喘了两口气，道：“耘公，船底被一群鱼盘住了。”

陈赉一怔，道：“什么？”他在海上也混了好多年，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等奇事。桑九三抹了把嘴，道：“真是鱼，一大群，全是这么大的，抵住了船底不让我们前行。”

他方才钓鱼时便觉今天的鱼特别容易上钩，原本也没多想，方才一入水，发现黑压压一片全是鱼。一两条鱼当然抵不住船身，但这

一群鱼足足有上万条，聚集在一处足以抵住海船去势。陈赉越听越奇，惊叫道：“竟有这等事！难道是龙王爷要亡我么？”

话音刚落，边上忽然有人叫道：“是摄生咒！”众人循声看去，却见说话的正是无心。陈赉心中一动，道：“道长，这是海贼用的邪术么？”

无心面色凝重至极，点了点头。陈赉喜出望外，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道：“道长，你有没有法子？若是被海贼杀上来，满船人等一个都活不了啊。”但见无心脸上仍然极是沉重，他心头一沉，忖道：“这小道士原来也是个嘴把式，看来还得硬拼一场。人家终究是花钱坐船的，我不保他平安，难道还要他去玩命不成？”想到此处，道：“大家别闲着，快把刀枪拿好，好歹都是这一场，豁出命去干吧。”

他却不知无心听得要自己想法子，心中正自打着小算盘。那术士能驱使如此众多的鱼类，看来道行不浅，若是能将那妖人击倒，自是这一船的救命恩人，因此无心正在盘算着该开个什么价。听陈赉这般说，分明是不要自己帮忙，急道：“耘公，海贼里分明有术士，你这般动手，可要吃大亏的。”

陈赉道：“若是失了风，丢一船货事小，满船人的性命都要断送在海贼手里。道长，你还是先进舱吧。”

无心肚里暗骂，心道：“常言道漫天起价，坐地还钱。我连价都没起，你就一口回绝了，那怎么成？”忙道：“耘公，那妖人用的是摄生咒。贫道不才，应付此术颇有心得，只是我派法不空施……”

他有心要讨个好价钱，但总觉此时要价不免有点乘人之危，可不要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陈赉是何等乖觉之人，见他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登时会意，心道：“该死！我也算老江湖了，居然没想到这小杂毛是想待价而沽，当真可恶。”时人崇道敬佛，他原本对无心也甚是尊重，但知道无心居然趁机开价，心里也对他不太尊重了，嘴上却毕恭毕敬地道：“道长，若你能救得满船人等，纹银三十两相酬，定不食言。”

当时通用的是宝钞，不过其时已是大元至正十九年，天下大乱，

刀兵四起，宝钞等如一张废纸。到了海外，使用的只有银子了。纹银三十两，这已不是个小数，当初无心四处巡游，算是积攒了一笔，可是这一趟远行海外，吃穿用度都要在莎琳娜跟前撑面子，早花得七七八八了。听得陈赉这般说，无心喝道：“成交！”左手已伸到背后，食指在剑鞘底部一弹。“呛”一声，一口精钢长剑脱鞘而出，直飞起来，在空中翻了个身，剑柄朝下落了下来，被无心伸右手一把抓住。

这一手使得干净利落，那些水手全都喝了一声彩。他们只道无心要施什么法了，哪知他将钢剑舞了个花，又甩手扔上，不偏不倚，重新插回鞘内。这一手比方才更难，但旁人不解其意，全都目瞪口呆。其实无心是有意卖弄，一来让陈赉知道自己有真才实学，那三十两纹银花得不冤，二来也是吓吓这一船人，让他们知道若是敢赖账，到时自己不是好惹的。他收好了长剑，左右手虚空一划，两手指间都已夹了一道符。他在地面上踏了个禹步，喝道：“乾玉辟毒，振适罗灵，八仙秉钺，上帝王灵，太玄落景，七神冲庭，黄真耀角，焕掷火铃，紫文玉字，四景开明，九天六天，四天之精，外传玄祖，内保帅兵，左成右顾，火热风蒸，敕斩万妖，摧馘千精，金真所振，九魔灭形，吾佩真符，役使万灵，上升三境，去合帝城。急急如律令。”

这是役万灵咒。这役万灵咒是正一道施雷法时最常用的符咒，原本要破摄生咒，有善破恶破两种。善破是念荐拔往生咒、救苦往生咒之类，便如好言相劝，让对手所摄灵物退散。不过一旦自己功力不及对手，那善破往往会引火烧身，因此无心是以役万灵咒来强行驱散，纵然不胜，也可全身而退。他生怕对手功底高深，一道符威力不够，还弄了个双份。役万灵咒念罢，手上两道符同时燃起，他双手一抖，这两道火光直窜入海。刚冲入海面，船边的海水登时如同沸腾一般冒出了许多泡沫，那些水手看得惊奇万分，全都“咦”了一声，话音未落，船又是一晃，这回却是向前驶去了。

陈赉见船动了起来，欣喜若狂，叫道：“掌好舵，小心了！”心道：“这小道士倒真有几门门道，我还看扁他了。”无心施术有灵，虽然陈赉仍然觉得这小道士贪财，总算已不太可恶。

此时风已很大,虽然主帆已经下了,船仍然驶得飞快。那些水手本来忐忑不安,此时却大感欣慰。只消船能照常前行,海贼虽众,却无法一拥而上,那多半不敢贸然动手了。他们本来觉得已是命在顷刻,哪知死里逃生,无不欢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冲过龙牙门去。而那些海盗本觉得这艘海船已成俎上鱼肉,正在慢慢靠近,哪料到蓬莱号竟然突然间又全速前行。措手不及之下,蓬莱号已冲入了海盗的船队。蓬莱号比那些海盗船都要大得多,船边又已张了布幕,海盗零星放了几支箭,都扎在布幕之上,也不伤脾胃。此时风浪已大,风暴转眼便要过来,海盗若是强攻,定是缠斗之局。而在风暴中,蓬莱号这等大船尚能支撑,海盗的小船却支撑不住,因此那些海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蓬莱号擦身而过。

蓬莱号一过龙牙门,陈赉长吁一口气,向无心一躬到底,道:“道长,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船上的水手也都过来向无心行礼。这一趟当真死里逃生,回头看看海面上正在远去的海贼,个个心有余悸,这几句感激之词倒是情真意切。

无心掷下符纸时,心中也有些忐忑,生怕功力不敌。在岸上敌不过人家,还可以溜之大吉,可在海上又能溜到哪里去?待见符纸入海立刻见效,也有点乐不可支,道:“耘公,后面还会有海贼么?”

陈赉笑了笑,道:“道长放心,接下去只有过满刺加时才会有零星海贼,不过势头都小,不敢劫掠我们这等大船的。”

无心听得没有海贼了,心里却着实失望。此番这三十两纹银赚得毫不费力,在他心中,其实盼着前路海贼越多越好。可这话怎能说出口?他却不知这条海路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段是过马六甲海峡,满刺加即是今日的马六甲。只是一直要到近五十年后的旧港王子拜里米苏拉立国,此地方才兴起,这时满刺加只是一个荒僻渔村,海盗若是守在这地方,平时吃饭都难,所以只有位于马六甲海峡东部的单马锡这一带才是海盗聚集地。无心干笑了两声,道:“耘公,那个……那个纹银的事……”

陈赉倒是说一不二,道:“道长放心,待会儿我便叫人将银包送

到道长房中。”

听得陈赍认账，无心放下心来，回舱和莎琳娜说体己话去了。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家伙赚了三十两纹银，登时连船都不晕了，回到舱中，跟莎琳娜将方才的事添油加醋一说，得意之下，学起意大利语来也顺当至极。先前莎琳娜跟无心说了意大利的现状，后来因为无心晕船，一直停了下来，这时接着说。原来当时的意大利分南北两部，南部归西班牙管辖，北部名义上虽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城邦林立，每个城市其实都自成一国，像莎琳娜这美第奇一族所居的佛罗伦萨，在七十二年前就成立了共和国。最初全城有六个区，规定推举六个执政官共同执政，十几年前全城改划为四区，执政官则改为八人，此时则又改为七大行会的七个代表与小行会的两个代表组成九人长老会执政，其中首席执政官称正义旗手。这些事无心闻所未闻，听来新鲜至极，只是什么里奇家族、皮蒂家族、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斯特罗齐家族、阿尔比齐家族之类搅得他头昏脑涨，他道：“莎姑娘，你们这一族是叫……叫什么美第奇是吧？是不是那个正义旗手？”

莎琳娜笑了笑，道：“佛罗伦萨有数十万人口，这个位置一般都在几大世家手里，我们家还没人能当上正义旗手。”

无心道：“当上正义旗手，是不是有很多钱的？”

莎琳娜道：“这个倒不是，正义旗手可以指挥军队。”

无心最不喜欢的便是权势，一听正义旗手原来只是有军权，登时泄了气，嘟囔道：“那可没意思。”莎琳娜也知道他的亲身父亲阉鸣皋是个极其热衷权势之人，一生为了蚩尤碑奔走，甚至对无心这个儿子都算计，因此无心对权势痛恨已极。她柔声道：“是没意思。来，我们再来学意大利语吧。”莎琳娜知道无心学意大利语学得甚烦，便改了套路，将自己会背的几首诗教给无心。当时的意大利最流行西西里诗派的诗，这一派诗大多是情歌，倒是甚对无心脾胃，什么“你是我的玫瑰花”之类，他学得极为起劲，又背又唱，只是不自觉地往《十八摸》的调子上走，好在莎琳娜也不知《十八摸》是什么调。西西